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二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朱 堦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十二

宋 衛湜 撰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鄭氏曰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孔氏曰自此至曰享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天子立官先從后妃始以為治之法刑于寡妻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故刪詩以后妃為首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

亦以廣後㣲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㣲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賔敬也妻之言齊也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鄭註内則言齊者彼是判合齊體也妾之言接也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或記者雜夏殷而言之鄭註御序於王之燕寢者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

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后妃以下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餘見周禮九嬪

註

藍田呂氏曰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妻同九嬪於昏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即昏義所謂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其賤者以視庶人

嚴陵方氏曰后以承繼為義以其聽內治有君道故也

馬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而妾不預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預焉

廬陵胡氏曰隋唐以後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則夫人也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則九嬪也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代御妻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則妾也大抵踵周官之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

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鄭氏曰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衆謂羣臣也五官於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則皆屬司徒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

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葢謂作萑葦之器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孔氏曰殷家六卿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大宰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但大宰既尊故先列之并顯大宰之下所隷屬之官大宰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上典是守典之

典下典是典法之典立此六官以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鄉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鄉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没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典司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守其所掌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係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殷既法天地立官又為萬物立府司土於周為土均主均

平地秖之政令司木於周為山虞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於周為川衡衡平也掌廵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於周為稻人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於周為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為器用司貨於周為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守禁以時取之以共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為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考工記陶人

為甗旊人為簋即土工也築氏掌為削削謂書刀冶謂煎金石冶氏掌戈戟故因呼煎金為冶鳧氏世能為鍾以供樂器㮚氏世能為量器謂豆區鬴鍾之屬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為刄刀劒之屬此即金工也玉人作圭璧磬人作磬玉及磬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輪輿謂車牀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弓能作弓者廬能作戈戟柲者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梓謂杯勺筍

虡之屬此七物並用木皆木工也函謂能作甲鎧鮑謂能治皮作甲韗謂考工記韗人為皐陶鼓謂能以皮冐鼓者韋熟皮為衣及韎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此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草工謂以萑葦作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也五官致貢謂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

藍田吕氏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太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者也大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則奉天時者也大祝所以接神者也士者即周司巫巫所以降神者也大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六者皆天事也人事也人事可變天事不可變者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為一官者司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

所統有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畧等矣所以並立
為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鄉六遂是也司馬之衆六
軍是也司空之衆百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隷之
屬是也故曰典司五衆六府者主藏之官斂藏六者
之入以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
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
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
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

則司貨受之周官司土則廩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内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材為器以待國用者也草工以萑葦莞蒲菅蒯之類為器用者六工所治之材各有不同故曰典制六材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王得以行其誅賞大宰不貢者周官大宰詔王廢置則殷制亦

然也

長樂劉氏曰此殷之官制也雖與周官不同然自唐虞以來建官之義莫不稽古而法天地四時以分其職雖則名稱有所變更而法象未始有異是故羲氏和氏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也夏因有虞之制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是也殷之大宰大宗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乃周之六官也而記者參以其屬義雖大小不貫而天地四時以成變化之職理自有

倫矣而疏謂立六大以法天之六氣置五官以法地之五行者非也陰陽之本一氣也判而為陽所以作天為陰所以作地二氣互有升降乘其分至以為四時四時以言其氣也五行以言其形也六典者象乾所以始萬物之法也故天官掌之五衆者象坤所以成萬物之法也故地官掌之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夏承虞官所致如此舍天地四時其能爾乎

山陰陸氏曰司徒敎官也司馬政官也故五官一曰司徒次二曰司馬有敎有政而後事可立故次司空事立矣則以禮文之可也故次司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故次司寇以司士代宗伯者以司士所掌與禮相通也六典書也五衆則其人焉五衆謂若大司徒大司馬典司小司徒小司馬之類不言大宰大宰

典司六卿五衆有位者六職則其職而已考工記曰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土工蓋摶埴之工金工蓋攻金之工石工蓋刮摩之工木工蓋攻木之工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illegible]爲紫以蒨爲紅以菉爲黃之類是也或曰草讀如字今俗作皂非正也殷人尚質故設色之工謂之草工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

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為殷禮也葢治天下必自内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内而已内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敎也有敎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

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禄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衆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於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

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五官各致

其貢以通於王六職所分者内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攷治五官所職者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於是攷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於上法守於下為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貢言其造於下而有所進享言其通於上而有所含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紀於逺後世之治紀於近紀於逺者其事本於天紀於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法天參

焉堯典之書首以命羲和為事舜典之書首以齊七政為事洪範之書以五行為首凡此皆紀於遠而本於天者也及其弊也神人雜亂而詭怪妖異之患興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則堯時巳然矣後世寖失其故則為治者皆紀於近純乎人事不復知天矣董仲舒對策專談天人猶此意也然得於漢儒災異之説失之詭僻不經君子無取焉由於不知上世之故是以若此紛紛也今此建天官先六大與堯命

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吳氏華曰以郯子所言官名攷之其言少昊氏之官名則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官之名實與曲禮鄭註周制同

長樂陳氏曰大宰理天道者也大宗大史大士大卜大祝知天道者也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理人道者也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職地物者也土

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飭地財者也以六大為天官則五官人官也以六大為先則天官不特六者而已昔少昊天官也五鳩人官也五雉九扈地官也以物致獻曰貢以儀飾貢曰享禹貢貢金玉蠙珠之類是也貢言其物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禮以夫人至於妾亦五等自六大以至六工亦五等此皆謂之五官也然五官致貢與五

官之長所謂五官者則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候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禹於九州之物言貢是貢言其物也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是享言其儀也攷之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為諸侯之事明矣

王氏曰宰者治之密也以治事神之事宗者理之會也以治事神之禮史尚其文也以治事神之辭祝將

其命也以致事神之言士察也以察祲祥之變卜占也以觀龜筴之告此事鬼神之官故曰六大祀國之大事故也司徒以治萬民司馬以掌邦政司空以掌邦事司士以掌邦刑司寇以除盜賊此治萬民之官也故曰五官官者有所主也司土至司貨主地事之官也故曰六府府者物之所聚也土工至草工治其物而已故曰六工此商制也周則以爲天無所不統猶治之於國故掌治曰天官地能作成萬物之材猶

教之於人故掌教曰地官春則四時之氣為和而萬物得之以交際猶禮之通神人和上下故掌禮曰春官夏則使萬物莫不正猶政之於天下故掌政曰夏官秋則陰用事猶肅殺成萬物故掌刑曰秋官冬則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猶事之終則有始故掌事曰冬官商尚質故正其名周尚文故象其意先王建官以代天工也其因其草亦以天而已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

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是或爲氏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孤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稱謂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五官即司徒以下

五官也云長者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命加一命出為分陜二伯者也伯長也言此二伯為内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擯謂天子接賔之人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亦當言名記者略之擯呼在朝三公為天子之吏然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鄭引春秋三吏證呼三公並為吏之意也若三公與王

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案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也周公分陜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晉文侯仇為伯而尚書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則

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威遠國也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内如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自稱曰公也其國采地内也與采地内臣民言則自稱曰君既主分陜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

藍田呂氏曰唐虞建府内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治天下有二道總治於内者有百官府分治於外者有諸侯故聽百官府之治者謂之百揆考諸侯之

治者謂之四岳四岳雖主治諸侯而亦處於內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非巡守之歲則四岳考事而已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王制者雜夏殷周之禮故與唐虞及周小異也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乃殷人之制即四岳二

伯之任也周以三公爲二伯公羊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所謂五官之長亦三公也五官即六卿也周官立三公三孤于六卿之上即五官之長也伯仲叔季伯爲之長則凡稱伯者皆長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也職方者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九州之長即八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玉藻云伯自稱曰力臣蓋自甲之稱也擯者

傳命曰天子之吏吏治事之稱各有所當也父者同姓之尊稱故父之昆弟皆謂之父舅者異姓之尊稱故母之昆弟與男子謂妻之父女子謂夫之父皆謂之舅天子謂二伯之同姓者為伯父異姓者為伯舅天子之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大夫士家臣之貴者亦曰老老亦長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曰伯者即王制言三公分天

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是矣蓋其爵則公其號則伯故也是職方者以其分職於左右而主四方之諸侯故也然與周官所謂職方氏者名義雖同而大小異焉擯則於賓執事之人也以二伯之尊於天子有賓道故傳辭於天子而其人謂之擯也天子有同姓有異姓有庶姓同姓則伯叔之國是也異姓則昏姻之國是也庶姓則既非伯叔之國又非昏姻之國矣謂之異以於同姓為别故也謂之庶以於同姓為衆故也

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此其辨天子之老者老為年長之稱言雖為五官之長非以其德也特以其年而已故謙辭如此

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法必稽於古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非徒自示寡昧卑己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命舒慘繫於一人政教之源治亂根於一德非屈

已以下賢崇道以率衆未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叔舅焉

長樂陳氏曰公加命為伯伯之為任上則與王同體無為而論道下則與王異用有為而分職故在鄉則分鄉在天下則分方其分鄉也周禮所謂二鄉公一人是也其分方也禮記所謂二伯分天下為左右是也蓋二伯之於天下無所不總故無事而無非事無職而無非職此所以坐論作行皆所豫也古者之維

邦國也不特二伯而已其下又有牧伯焉成王謂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曰郇伯勞之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則周之牧亦謂之伯矣葢長人謂之伯養人謂之牧則伯以其體仁而言也牧以其施仁而言也先王所以維邦國者無他本之仁而已矣

廣安游氏曰此以下具言諸侯牧伯以及於夷狄之長庶方小侯之名稱古者封建有官有職有同姓異

姓之親曰牧曰伯官也曰公曰子爵也曰伯父伯舅
叔父叔舅親也天子之三公及二王之後稱公餘則
以國大小列為侯伯子男在四夷有子男而無侯伯
此其為爵之法九州各建其牧九牧之職各治其州
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
也九州之牧各擇其賢侯為之而二伯則三公為之
此其分職之法也方三代封建之始也其所封也非
王之父兄子弟則其昏姻也非昏姻則謂之庶姓庶

者卑之也其言庶方小侯猶言庶姓也國大而爵尊
則以伯稱之而為二伯者必國大而爵尊者也國差
小而爵差卑則以侯稱之而為九州之牧者必國差
小而爵差卑者也國大而爵尊於外曰公公固其本
爵也國差小而爵差卑於外曰侯侯固本爵也因其
國與爵與為伯叔之稱所以皆稱父者假以成王言
之當時諸侯所謂文之昭也則其諸父也齊王舅也
於周世為昏姻稱父云者皆本其始封而言稱舅云

者本其昏姻而言此其親親之等也古者君臣之際有親親之道焉有賓主之道焉有君臣之道焉三者並行所謂至文也後世君臣之際尊卑相臨親親之道喪而君臣之恩乖賓主之道喪而君臣之禮廢恩禮交亡所恃者薄而專從事於法矣

山陰陸氏曰老以德齒自稱吏猶言力臣也牧亦應如此而於此見之崇方伯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

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氏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二王之後不為牧

孔氏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周

禮八命作牧是也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者記者略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若呼為伯則亂於分陜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為叔亦異常也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内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自稱承前可知若與國内臣民言猶自稱為君也

藍田吕氏曰牧者九州諸侯之長也各有所封之國所謂其國者所封之國也於外者非所封之國而在

其州之内也曰公曰侯者以爵稱臣民之辭也曰君者以事稱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别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别也必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天子所以待天下諸侯大國之禮視三公小邦之禮視九牧也

石林葉氏曰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故内不以稱者以其長人之道足

也牧則其道足以制人而已雖為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之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皆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者非異也

嚴陵方氏曰五官之長與九州之長皆長也五官之長則曰伯九州之長則曰牧者長五官者統謂之長

也長九州者各為之長而已此大小之别歟五官之長曰伯則天下之通稱也九州之長曰牧則獨施於天子之國而已施之天下則與諸侯同其稱可知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而九州之長不言自稱者亦與諸侯同其稱可知入天子之國曰牧亦擯者之辭矣而不曰擯者於天子有賔道唯伯之尊足以當之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内自稱曰不穀

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不縠與民言之謙稱縠善也稱王老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孔氏曰此不知幾國立一人畀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為子

舉其髙者言之也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
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
藍田吕氏曰九州之外即四夷也選諸侯而統之如
九牧之比謂之子所以别於中國也不穀猶言不肖
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者非其國而在所
統四夷之中自稱曰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也嫌其遠
於王化故以王明之猶言四夷來王荒服者王也
嚴陵方氏曰其在夷狄戎蠻以其在九州之外既卑

且遠不得與中國同其名位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也則與曰伯曰牧者異矣九州之内爵號既尊又難為二而詳九州之外爵號既卑又合為一而略蓋華夏蠻夷之辨也稱王老則與五官之長稱天子之老同義

長樂陳氏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故先王之於中國則疆以周索尊其官師以强其榦於夷狄則疆以戎索卑其官師以弱其枝此所以治六卿以天子

六卿治九州以諸侯九牧九州之外疆域雖大爵不過子也大者不過曰小侯入天子國止曰某人者又所以略之也子若春秋書楚子吳子邾子杞子是也某人若春秋書邾人葛人來朝是也杞邾之類非夷也以其用夷禮猶且大者稱子小者稱人則先王之所以卑夷狄可知也伯稱天子之老夷狄之長稱王老者先王德以柔中國威以制夷狄則稱天子老者以柔御之也稱王老者以大臨之也老子曰王侯自

謂孤寡不穀葢孤甚於寡寡甚於不穀夷狄之大者稱不穀小者稱孤乃其稱也玉藻諸侯於敵以下曰寡人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故春秋之時宋公以大水曰孤實不敬鄭伯以楚兵之加曰孤不天是諸侯之稱寡人者禮之常也稱孤則特變而已若夫小國之君與夷狄之小侯則以稱孤為常故玉藻言小國之君曰孤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外四夷之君其國雖大天子必

選其賢者命之爲子春秋所書楚子吳子皆天子命之爲蠻夷衆國之牧伯者乃得自稱曰子也故其於封竟之内自稱不穀於外鄰國自稱王老榮於中國之命以鎮乎四夷也

石林葉氏曰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

國於内曰不穀示不足以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所歸往而親也内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大中國之德於四夷也

山陰陸氏曰公羊傳曰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不言入天子之國亦畀遠之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鄭氏曰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子舉尊言

之

孔氏曰庶衆也小侯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内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别更具顯故於此略之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若男亦稱子也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

立無德能也

嚴陵方氏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葢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且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以入内則屈出外則伸故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槩之耳於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故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内外則通内外可知

石林葉氏曰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為故曰某人能自為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甚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真又況謙德以自遜也

長樂陳氏說見前

藍田吕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王老也春秋楚子稱

不穀從其稱也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以自甲之辭荅楚也魯弔宋災宋閔公稱孤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亦自貶之稱也

金華邵氏曰五官致貢曰享以下至此皆因其人而定其所稱之名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聖人所以汲汲於此者非較輕重於一言一字之間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鄭

註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依天子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其禮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袞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

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隂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為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

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廵云正門内兩塾閒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屏謂之樹李廵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墻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而近應門矣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此是春朝之禮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

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鄭謂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者此内朝即路門外朝也對臯門内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内也若對路寢又爲外故文王世子云朝于外朝則以官是也諸侯入廟門更服朝服執贄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曰序進覲位于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當依當宁王皆南面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隂陽同

各相依也鄭註周官宗伯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蚤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曰盟言朝覲會同聘問盟誓之所以名也古者謂相見曰朝相問曰聘臣見於君子見於親賤見於貴皆謂之朝以朝暮别之則朝見曰朝暮見曰夕以春秋别之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然

考之舜典二月東廵守肆覲東后則春亦曰覲蓋朝覲互名至周始以春秋別之又有夏宗冬遇以備四時之朝又曰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則四者非獨時異事亦異矣此章天子之立有當依當宁之別其朝位有諸侯北面及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別則朝覲之禮非獨事異儀亦異矣
長樂陳氏曰依即扆也宁即著也周禮司几筵凡大

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天子於朝覲未嘗
有當宁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
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
位焉明堂位三公北面諸侯西面諸伯東面諸子東
北面諸男西北面特射人掌羣臣見王之位諸侯北
面焉則諸侯之於朝覲未嘗有北面之禮記之所言

非周制也古者冠禮冠于廟聘禮享于廟禘而發爵服嘗而出田邑發秋政出而治兵入而策勲莫不一於廟凡以尊重事不敢輕之巳矣豈獨覲禮然哉

又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内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手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内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

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以其一於北面故通謂之諸侯以其分於東西故有公侯之異稱也東面則位於右西面則位於左

處氏曰禮之所言蓋夏殷之制也然夏殷之制覲禮必當依而立者秋主揫斂故入而當依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順天氣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諸公位

尊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之也諸侯位甲故立於東臣統於君也凡此皆在治朝之儀而已鄭康成以謂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且言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覲則一受之於廟此乃泥於覲禮之文事畢又肉袒於廟門之東故强立此說夫以記禮所言皆非周制而强以儀禮釋之不亦膠乎

廣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

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賔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昏姻焉三王家天下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奬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

舅甥昏姻相去之遠而乆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親之恩専以分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親親之恩賔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江陵項氏曰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威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

內而一其向也朝者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爲夏殷之制此漢儒遯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考耳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氏曰及至也郤閒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

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卻閒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也遣大夫往相存問則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知此則用誓涖牲者盟所用也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皆諸侯事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

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知坎血加
書者見僖二十五年左傳又襄二十六年歃用牲加
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云賛牛耳𥂰用左耳故知用
左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以玉敦辟盟又玉府共珠
槃玉敦是也知口歃血者襄九年左傳云新與楚盟
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
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毛詩説君以豕臣以犬民
以雞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

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猳而戎右云贊牛耳又

左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人君盟當以牛也

藍田吕氏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古者諸

侯無事則相朝不相朝則相會不相會則聘有大事

則天子方伯誓之皆所以講信修睦以交四鄰者也

盟詛之事其起於衰世乎先王之治諸侯命方伯連

帥以統制之同志協慮以勤王事有不帥者則奉王

命以討之雖有盟詛且將安用及王政不行大不字

小小不事大天下解弛不相維持伯者於是假仁義之事帥諸侯以事天子約不深則情不齊於是盟詛焉政雖不自天子出猶有至公同好之情故葵丘之盟足以合天下諸侯猶無異心五伯既衰則結私黨執私仇心不同而要之於神雖盟不信此大亂之道也周官雖有司盟之官疑非治世之事也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非特去也附益者有焉此詩所以非屢盟春秋之書盟所以多譏也時有緩遽則儀有詳

略故會禮詳而遇禮略也問有大小則文有隆殺故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小聘曰問也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盟約之深也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郤地者竟上之地也其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如邂逅適相遇然日無期地無所其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人為菑以辟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也其略有如此者久無事曰聘聘大禮

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約信曰誓古者舉大事以齊衆皆有誓舜征有苗禹誓于師啓伐有扈以誓于師湯誓泰誓費誓秦誓皆有書周官則祭祀師役莫不誓也

長樂陳氏曰盟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該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大小而該於衆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

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盟誓之禮未甞弛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天下為一家而無異俗中國為一人而無殊心則會遇盟誓之輔於教也豈不懿哉若夫會而民畔誓而民疑則非會誓之過也作會誓之罪也今夫聰明出於性好惡出於心作聰明亂舊章則好惡不足以遵王之道路又況作誓會者哉荀卿不知乎此以為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誤矣　又曰

周禮有盟有詛則盟詛固有大小矣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末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其上槃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於天府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王巡守之盟其

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猳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

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遇者見而非約故未及期相見曰遇而與周官冬見之遇異矣會者衆之所聚故相見於郤地曰會而與周官時見之會異矣聘言有所與故使大夫問曰聘而與王制比年之聘異矣蓋冬見之遇時見之會比年之聘諸侯之所以事天子也未及期之遇與郤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之所以交鄰國

也此其所以為異

廣安游氏曰古者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不可以闕一也傳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蓋朝聘會盟所以經其事序其經共其序明其共者也故歲聘以志業

聘禮苟廢是謂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閒朝以講禮朝禮苟廢是謂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再朝而會以示威會禮苟廢是謂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盟禮苟廢是謂有威而不昭明共則不明不明則棄其共不共則棄其序不序則棄其經不經則棄其事所以百事不終所由傾覆者爲此言朝聘會盟之不可闕一也三代之時天子之臨諸侯有朝焉有會焉有聘焉朝者諸侯朝於天子也聘者諸

侯使大夫聘於天子也會者天子會諸侯於所期之地有盟焉有誓焉此天子諸侯朝聘會盟之禮也此經則諸侯朝會誓盟之法也此經於天子言朝覲而不言聘會誓盟於諸侯言聘會誓盟而不言朝互相備也諸侯之事天子以尊卑言之其禮主於朝有時不朝則有聘諸侯之相與以其等言之其禮主於聘以聘為未足則有朝此經以禮之所主言也先王盛時朝聘會盟之禮上不絶於天子之所下不絶於諸

侯之國小大相維遠近相師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此所以長久安寧而無後患也穀梁謂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其實三王有盟矣惟其當時太平上下和睦諸侯軌道故盟府之禮虛而不用兵車之會禮有之也然不以兵車齊桓有焉盟府之書禮有之也然盟詛之所不及則三王有焉穀梁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而此經有盟者其說蓋如此也相見於郤地謂會於關郤之地不以病夫主國之人也齊

桓公之伐楚也師出於陳鄭之間其人以為甚病假如晉楚會諸侯于宋于虢以義推之則虢宋兩國受其供億之病故會於郤地為此也

禮記集說卷十二

禮記集說卷十三

宋 衛湜 撰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鄭氏曰臣某侯某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珪請覲自稱曰寡人謙也於臣亦然

孔氏曰自此至寡君之老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

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鄭
註嗇夫並覲禮之文嗇夫蓋司空屬也爲末擯承命
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
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
若爲州牧既尊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奉珪請覲是
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寡人言寡德之人
藍田呂氏曰前章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
章言諸侯之異稱也臣某侯某如言曰臣齊侯小白

臣晉侯重耳也臣者君前之稱某侯者所以自別也寡人猶天子稱予一人庶方小侯稱孤也古者兩君相見及與臣下言皆自稱曰寡人此云與民言舉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某侯所以別其國也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曰臣某侯某玉藻謂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自稱曰寡人玉藻謂於敵以下曰

寡人是也

廬陵胡氏曰自稱曰寡人於臣亦然衛侯謂甯氏曰祭則寡人是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孫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凶服亦謂未除喪祭祀稱國者遠辟天子

孔氏曰適子孫者擯者告賔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

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内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曽孫謂是父祖重孫耳藍田呂氏曰言適子明其嗣也言孤明其在喪也曽孫猶言嗣也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神稱嗣諸侯不敢言繼推而祖之故稱曽孫晉平公伐齊禱河曰曽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蓋曽臣猶陪臣也天子

臣於天地百神諸侯復臣於天子故稱曽臣與稱曽孫之義一也

嚴陵方氏曰適子孤者以幼而無父自稱之也然亦或稱嗣子某故前經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也天子於内事曰孝王則以國所尊者稱之也諸侯於内事曰孝子則以家所甲者稱之也

山隂陸氏曰臨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不言踐阼避遠天子曰曽孫甲遠矣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死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舉字既葬見天子

曰類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

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

其禮俱亡

孔氏曰薨謂國史策辭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

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故雜記曰寡君不禄類見謂

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禮也葬後未執玉而

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也曰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王氏曰請謚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藍田吕氏曰赴於諸侯則曰寡君不禄謙辭某甫字也稱字與卿大夫士異矣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矣有所降也類之名未聞先儒謂類猶象也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以類為象其義未安而君薨世子聽於冢宰安有遽見天子之禮請謚於君亦何象之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

嚴陵方氏曰常人曰皋某復則名之也諸侯曰某甫

復則字之也

清江劉氏曰言謚曰類當爲誄聲誤耳謂誄而謚之也

山陰陸氏曰稱死亦言之法據崩曰天王崩

廬陵胡氏曰周官典命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

行亦非

長樂陳氏曰夏后氏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凡以全父子至恩而已然有父子之至恩亦必有君臣之至義以至義廢至恩君子之所不忍故不奪人之親亦不奪其親以至恩廢至義君子之所不敢故有君臣相見之禮焉顧命天子宅宗麻冕黼裳以見羣臣則諸侯既葬而類見天子宜矣春秋之時晉襄公既祥將伐秦謂先且居曰效尤禍

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且居以在喪而不朝王為尤則在喪而朝王其為禮可知也然朝王可也請見可也召王而往不可也葵丘之盟宋子與焉踐土之盟陳子與焉非禮也朝王禮也如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變禮也方其朝王也其禮蓋下先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之君其服蓋皆吉服特不免經而已下先君之等或以皮帛繼子男以周禮典

命推之可知也吉服以書之顧命天子麻冕推之可知也不免經以記之服問推之可知也類者象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氏曰繫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孔氏曰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

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於已君則玉藻云下臣某

藍田呂氏曰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賔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鎗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貌也皇皇自莊盛也濟濟徐行有節降於諸侯不自莊盛也蹌蹌者容貌舒揚也僬僬卑盡之貌庶人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鄭註聘禮是臣非諸侯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也崔氏曰凡行容下不

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

藍田吕氏曰廟中之位南鄉明故曰昭北鄉幽故曰穆則穆穆者有雍容深厚之貌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則濟濟者有修飾齊一之貌書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則蹌蹌者有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也五者皆言其容止之狀也尊者之容重

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遽其勢然也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修飾不如蹌蹌之舒揚蹌蹌之舒揚不為憔憔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遽也

長樂劉氏曰穆穆美也心正而容舒行與止莫不極其美而又美也皇皇莊重也敬於上而恤於下行與止莫不極其莊重也濟濟者進退中於禮樂之節也

蹌蹌者積諸中而揚乎外也僬僬者直情而徑行卑賤不敢以為容飾

廣安游氏曰穆穆在上穆穆者其體也亦其道也穆穆猶言深且靜也深且靜者猶言淵默恭已正南面也記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人君之道本不當有所為苟得其道則淵默恭已正南面斯足矣不然則秦之衡石量書隋之衛士傳餐區區然徇天下之末務是不知人君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詩曰穆穆魯侯書曰四門穆穆則不特天子而已聘禮曰賔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則皇皇不特諸侯而已書曰濟濟有衆則濟濟不特大夫而已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蓋其儀各有所當非一端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敬也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故為天子之容焉皇皇正也美也故為諸侯之容假樂言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非以是乎楚茨言濟濟蹌蹌

以見助祭者之容非以是乎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某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

稱也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内小君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孺言其為親屬婦言服事其夫婦號亦上下通稱故春秋逆婦姜于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有姑之辭服事舅姑故通名婦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通言之則貴賤悉曰妻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亦曰妻也

藍田呂氏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有繼後之辭合

二姓之好以繼聖人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為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喪大記卿之妻曰内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為内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達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

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曰妻妻者貴賤同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嚴陵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之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為一國之小君而人所事也故稱夫然非夫之也故稱人周南王者之風故關雎言后妃之德召南諸侯之風故鵲巢言夫人之德此非所辨

歟大夫曰孺人者需人而有所屬謂之孺大夫能帥人而人之所屬也故其妃曰孺人凡妃皆有所屬而止大夫曰孺人者以言乎上則夫人之尊不宜以有所屬名之以言乎下則士之卑不足以人所屬名之故也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為事故其妃名以婦人庶人曰妻妻有二義與夫齊而莫之勝者妻之道也承夫而在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

之甲而妻得與之齊故也位以大為貴故天子之妻名之以其位道無乎不在故庶人之妻名之以其道亦各有所當而已

長樂劉氏曰后者後也德配於天子育其嗣息以為之後也周南之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然則樂得淑女者其德也螽斯不妬忌者其行也無思犯禮者其化也躬儉憂勤者其志也故能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廣安游氏曰天子之妃名配至尊為海内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夫之言扶也孺屬也婦服事其夫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鄭氏曰公侯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也自稱於天子謂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也自稱於

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子名父母所為也言子通男女

孔氏曰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别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註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也

畿内諸侯之夫人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饗法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為謙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嫌若當夫人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自夫人以下如天子之制而無嬪有所殺也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猶子事父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爲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長樂陳氏曰傳稱諸侯取九女論語管氏有三歸而

春秋譏衛晉齊三國來媵以此推之大夫取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取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取一國而三國媵之則三國來媵天子之禮也諸侯僭之此春秋之所以譏也何則天子三夫人則三國之媵可知也由后至御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凡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又曰夫人見於天子非助祭則時事而已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

事人故稱老婦於諸侯非饗則聘使通問不稱寡非謙也不稱君不足以出命也故稱寡小君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則婦人於夫要在絀聰明不與外事而已童者無所知有所承之稱夫人稱之宜矣

嚴陵方氏曰曰老婦者不敢以少艾自矜故曰老不敢以人所事自處故曰婦以其對尊故自稱如此

山陰陸氏曰小童言雖為童猶不足婢子言雖為婢

猶不允

廬陵胡氏曰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記禮者本論語爲言也易曰其君之袂夫人稱君尚矣自稱於諸侯鄭謂饗諸侯之時此據春秋姜氏饗齊侯爲義案此乃聖人所譏豈禮也哉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

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鄭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也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孔氏曰某士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

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於外曰子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知者玉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註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

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故稱名與此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藍田呂氏曰此言諸侯大夫之異稱也曰某士某者國名也自稱曰陪臣如管仲平戎於王云陪臣敢辭是也言於外者以别天子之國與其家邑也古者大夫之家臣稱其君曰主則於外者非家邑也臣子於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大夫自稱於異邦曰寡君之老此云於其國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之於天子則重臣而已故曰陪臣晉欒盈曰天子陪臣盈及管仲所云是也國君稱君所以命於下大夫稱子所以屈於上大夫於外曰子春秋書齊高子來盟是也上大夫使則自稱下臣下大夫使則自名而其私人以為之使則亦自名而已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擯謂稱名則其自名可知也大夫私事不出境而有私人之使者容有來自他邦而新仕者故也

廬陵胡氏曰老謂老成人也王朝則有國老五官之長曰天子之老是也諸侯則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及此是也卿大夫則有家老語云趙魏老是也

嚴陵方氏曰使者自稱曰某則特名之也以其為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若夫為諸侯之使則亦曰寡君之老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絶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絶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策書君子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絶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絶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若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

侯獻舞歸是也滅同姓名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是也

藍田吕氏曰古之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葢曰居是位不可以無是德也故天子者必有君天下之德諸侯者必有君一國之德卿大夫必有輔世長民之德然後可以當君子之名處崇高之位無媿若一國之外政不能令德不能加則雖天子與列國無辨矣列國之君去其國而處非其國皆謂之出天子則不然

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居君子之位無君子之德而唯惡是親則與小人無辨矣天下之達尊者皆敬之而不名故或稱爵或稱字貴之也非此族則名之賤之也故古之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二者春秋之書法也失國家而奔

無以異於匹夫也兄弟之國而滅之其惡無以異於無知之小人也故失地名滅同姓名皆以小人待之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史之所書也諸侯言其所以

名之惡天子不言所以出之惡者略至尊之過而不敢斥故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衛侯燬名是時天王居鄭衛侯不顧天王在難而滅邢故生名之諸侯出奔為失地名者罪之然文公十二年郕伯奔不名别有旨春秋晉滅虢滅虞齊滅紀楚滅夔是皆滅同姓皆不名則衛燬之名非因滅同姓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不幾微也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孔氏曰凡諫諷諫為上君臣有離合之義若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案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將侵曹曹羈諫君請勿自敵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也父子天然理不可逃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也

藍田呂氏曰人之大倫有二内則父子外則君臣其

義一也雖然父子天合也天合者不可解於心身有隕而恩無絶也君臣義合也其合也與父子同其不合也則去之與父子異也事君者無愛君之心則不忠仕而不事道則不恭顯諫非愛君也三諫不聽而不去非事道也事親者愛親之心亦然三諫不聽起敬起孝悦則復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故號泣而隨之至於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恩無可絶之道此事親事君之所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犯而無隱者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禮故曰不顯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義有所不為仁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不聽尚復留焉則固位矣固位者義所不為則逃之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絶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逃之全其身而立我義之盡也隨之將以感其心而立我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則幾諫而已於朋友則孫

以出之而已推其事親以事君推其燕閒以從事於朝廷其可剛尤激拂以揚君之過乎故孔子之立五諫以諷為上以戇為下荀卿之三忠以是諫非而怒之為下以德復君而化之為大此皆不顯諫之禮也今夫訛言之入於人也始而不信中而疑終而聽忠言之諫人也蓋亦若是而已故諫而不至於三而去則為屑去過三而不逃則為屑就然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

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馬氏曰事君不顯諫者人臣之禮也有犯而無隱者人臣之義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蓋為臣而有欺不若有犯有犯而取辱不若不顯之為順然則人臣之義豈必有所犯有所犯者不得已也雖然亦非大臣之道焉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孔子之於魯也猶不諫而去君子不以為不義

亦曰有大臣之道焉不諫而去有大臣之道則三諫不逃者可以為非禮矣

李氏曰為人臣之禮無顯諫而洩冶以諫死故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有罪也洩冶之罪何顯諫也三諫不聽則逃之可也書曰曹羈出奔陳曹無大夫此書曹羈賢其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石林葉氏曰始不顯諫以為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為義也

廬陵胡氏曰顯謂明言其惡周公諫成王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非顯諫乎然不顯諫非後世面諛腹非者比也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微子諫紂不聽而欲逃于荒野是也舜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瞽瞍亦允若是號泣隨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

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劑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黄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脉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

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慎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况君親之疾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為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

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弑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君於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大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為術茍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

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為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恒之人不可以作巫醫

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

儗人必於其倫

鄭氏曰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

藍田呂氏曰儗人者必以其德相似也不相似則非倫矣孟子稱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又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儗之得其倫也

嚴陵方氏曰禹稷顏回時固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者為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固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者為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而已然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

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然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

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

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荅之必有法禮齒路馬有誅故年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古者謂數為若干故儀禮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國君幼少新立而他人問其臣國保

宗廟社稷故以所保荅之人君十五而養子是十五以上為長十四以下為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大夫子早長幼當以二十為限也問士之子問士之屬吏也四十強而仕故問其子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庶人謂府史之屬少

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耕幼曰未能負薪謂士
禄薄子以農事為業與此不同者亦有田無田之異
此所言是有田者故言典謁鄭引四十强而仕五十
命為大夫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
之義也

熊氏曰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
言之

藍田吕氏曰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少長也若干者

數未定之辭也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之聞也宗廟社稷言祭祀軍旅之政有可未可則長幼可知也對大夫士庶人子之年則言之文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比章則以能御未能御為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

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葢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
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
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以國
君之子言御故少儀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
見也士有隷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嚴陵方氏曰若干者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方
約其數故曰若則與投壺所言同義自國君而下貴

賤雖各不同莫不有為以用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為對焉宗廟社稷葢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所制御葢治人之事也典謁則典主請謁葢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者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勞逸之別也

長樂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德不足則至於才才不足則至於事事不足則

又至於力上下之勢然也叔孫穆子問庚宗婦人之姓對曰余子長庚能奉雉而從我矣然則於庶人之子對之以力亦若此也

石林葉氏曰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稷為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為對士則無徃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為人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亦是問國君之年御御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税

孔氏曰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内土地所出也富

者非問其多金帛問最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也諸侯止一國故問之數地謂數土地廣狹以對之山澤所出謂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問大夫之富於其臣荅曰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

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鄭註云始養曰畜將用曰牲

黄氏曰問國君之富數地及山澤所出而對之問大夫之富以宰食祭器不假而對之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之問庶人之富以所畜雞豚對之夫三代聖王制禮者葢以節百官四民之欲也上下有節是為王道奇貨異服不鬻於市宫室車旗衣服自天子出雖諸

侯之封有金銀珠玉羅紈錦綵之產盡屬天子必自上賜之非百官四民所敢私有故殷有司貨之官周有丱人之職皆掌禁守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之謂也奇貨異服雖棄諸道路非其分者誰敢取之以違禮犯禁哉故民間無寇盜菽粟如水火而天下阜安及幽厲亂之上下相冒而奇貨異服自秦漢而降天子不得主而禁之庶民僭侯王戎狄起貪心皆由此三代禁物之所誘也且金銀珠玉自禹别九

州漸産於世非為衣食又無銷鑠歴數千祀某山淘海日甚一日而益貴何哉炎漢之禮雖不及古但以一人用純金器正三品用純銀器奇貨聚於上故每有黄金千斤百斤之賜自晉魏隋唐又將千載而國家未聞有黄金千斤百斤之賜者何哉以奇貨失制而上下無分之所致也且漢列諸侯而所貢者寡略分升降奇貨已多今天下郡縣所貢者倍而不及漢者無他庶人之器得過侯王之所致也以古禮明之

知貧服有禁則對冨之旨明矣餘義

藍田吕氏曰問尊者之年則以微辭對問尊者之冨則以盡辭對蓋無所嫌也國君之冨不勝言也舉其要者以對之因數地與山澤之所出也數地如百里至五十里言食税之多寡也山澤之所出言物産之所宜也國君有國者也故以數地山澤言之大夫有家者也故以官事衣服器皿言之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冨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故雞豚狗

𤸃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山陰陸氏曰數地嫌數井牧之地以對故曰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

先儒謂數地廣狹對之又以山澤所出為魚鹽蜃蛤金石之屬非是

長樂陳氏曰周禮鄉師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曲禮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蓋無田禄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禄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

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天之造化謂之真宰天子所以總百官謂之冢宰諸侯之卿亦謂之宰聘禮宰命司馬是也卿大夫之臣亦謂之宰此有宰食力是也庶人之守財者亦謂之宰吾為爾宰是也有宰食力食民力也庶人食力食其力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富有四海固不必問其富其富無倫匹之可擬故於禮無問荅之可載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制上賦於下有常奉亦不必言也惟山澤所產

無常其實藏與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既見其實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故財不妄取不驕於居富故財不濫用問對之間葢有深意寓焉

石林葉氏曰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為曲禮也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通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乎

廣安游氏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書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後世學者以為五福不言貴而言富特以富為福貴非福也後世不知言者類如此也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為四者也富貴貧賤離而為

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數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富所謂因爵以制其祿以馭其富也後世不然有封君之富而無一級之爵有公侯之貴而或乘牛車者皆失所以制祿之說也此經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

若此者各視其爵以知其禄視其禄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禄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禄禮不異於富古人所以家天下正一統者用此道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戸竈中霤門行也

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孔氏曰自此至告于宗子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神有廢置之事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

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黒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黄帝秋曰其帝少昊冬曰其帝顓頊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

大雩帝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此謂祭天配以人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别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

為九州則禹貢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鄭引來方禋祀乃小雅大田之詩論成王年豐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證四方之義也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户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也

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惟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五祀見月令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

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

河南程氏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

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秦溪楊氏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黒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為六天又皆以星

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座是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靈寶之類尤為不經且鄭註周禮記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為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靈寶以上帝為大微五帝隨意曲說

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知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也　又曰四方注疏此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

條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舞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馬一條謂祭四方之神詳攷諸說惟舞師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山川之祀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四時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

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即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廵守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内又各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為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邪案以血祭祭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内百物之

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天子繼天而王君天下而有之冬日至祀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及五祀此所謂歲徧也天子有天下故得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言無所不及也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其竟內者皆不得祭故曰

方祀祭山川祭五祀言有及有不及也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士不得立家故五祀之祀亦不得行然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祭其先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天子至於大夫言祭百神而不及其先唯於士言者舉輕以明重且言士有不得祭者也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

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戶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長樂劉氏曰唯爲天子者得以主天地之祀然而鄭

氏謂天為有六者非也考諸正經其所祭之時與事不同則其所以尊而稱之者不能無異耳以其能子能奪聖人大寶之位而祭之者語曰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望其氣之昊昊然而能資始乎萬物之性命而祈報之者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以其春而生其色青夏而生其色赤中央而生其色黄秋而成其色白冬而實其色黑迎其氣以落其功而祭之者則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是也以其

能雨澤應時遂成嘉穀則月令建巳之月用盛樂大雩五方上帝而以五人帝配之是也王者代天理物法天左旋乘四時廵四方至告上帝于方岳則舜典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是也非常事而祭天則無有定處故湯祭于鳴條武王祭于牧野唯誠所昭易曰二簋可用享是也是以四圭有邸以祀天祀上帝者明四時之氣同出於天五方之帝本共一神也則天一而已矣豈有六邪亦猶地之為祇一也其濟生於物

隨人大小不可以一祀而報之也故天子必父天而母地夏至之日祭於澤中之方丘則曰皇地祇也祭之於庫門内之西則曰大社社為羣姓祈豐年也祭之於藉田之壇則曰王社社為宗廟祈粢盛也諸侯為民而祭者曰國社為藉而祭者曰侯社大夫成羣而祭者曰置社司徒令其鄉黨而祭者曰里社是皆地祇也而圜丘方丘方祀主之者獨天子焉此經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

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者禮之大制以等降為本祭之大法以貴賤為限等降不立則財用不給而怠惰生非所以致敬於鬼神也貴賤不分則僭逼不正而爭亂起非所以致福於己也是以制度降殺主於祭祀焉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禮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則曲禮天子祭天地至於士祭其先王制天子祭天地至於大夫祭五祀皆所以適其尊卑

小大之宜也四方詩所謂來方禋祀周禮所謂以羽舞舞四方之祭祀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也山川周禮所謂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王制所謂名山大川是也諸侯方祀春秋傳所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山川王制所謂名山大川在其竟內是也於天子言天地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舉矣於天子諸侯言四方方祀則社稷之類舉矣言山川則林澤丘陵墳衍之類舉矣於士言祭

先則天子之先王諸侯之先公大夫之先祖舉矣儀
禮言士禱五祀則士祭五祀矣此不言者以大夫主
於五祀士主於祭先故也祭法天子祭七祀而庶人
猶立一祀與此不同者非周制也周禮大宗伯有司
命而無司厲有五祀而無七祀而司命繫天神五祀
繫地祇祭法則合司厲司命與五祀而七其非周制
明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祭天地則知諸侯之祭社稷天

子言祭四方則知諸侯之方祀為一方天子言祭山川於四方之下則知四方之山川也諸侯言祭山川於方祀之下則亦一方之山川而已大夫言祭五祀則不及山川可知士言祭其先則又不及於五祀可知祭天地則天下之事故於天子言之方祀則一國之事故於諸侯言之五祀則一家之事故於大夫言之祭先則一身之事故於士言之蓋德有降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逺近也

金華應氏曰他書論五祀之禮自天子至士大略皆同獨祭法謂天子增至於七而大夫至於二故儒者疑焉然此篇亦謂士祭其先而不及五祀夫豈誠有限制而不得立歟以理揆之中霤戶竈以至門行不論尊卑莫不具有而其當報也亦無品節之限蓋雖凡庶人之家皆所可祭而況於士乎特以士之禄薄而力微家道既有所未成祀禮亦不能盡備姑俟夫門行之列於外者為之然門行既立則他易舉蓋至

於今典禮蕩壞而家人祀竈之禮委巷俚俗猶所不廢曾謂古之為士者而不及此乎要之當時之士有上中下亦未可槩言由中以及乎上其力可為則禮必備士喪禮之所禱是也在下而未及乎中其力未裕而其禮或闕祭法與曲禮之所言是也其曰士祭其先與王制之所謂庶人祭於寢者等耳亦自天子之至貴等而下之以至於下士之至微者歟

諸家解祭天見郊特牲篇第一章

禮記集說卷十三